



南日岛港南村这片海湾，文旅宣传里称它叫“月牙湾”，可岛上老百姓还是习惯喊“月亮湾”。两个名字，听着都顺口，可落到心里，分量不一样。

月亮湾，实在，透着岛上人家世世代代盼团圆的念想；月牙湾呢，文气些，意蕴也长。人世间哪有那么多圆满？正因为有了这一弯缺陷，才装得下那些绵长的思念、默默的等候，还有赶海人不管如何都要奔赴的执着。

潮涨了，水漫上滩涂；潮退了，滩就露出脸来。天上的月牵着海里的潮，一涨一落间，海水就在沙滩上描出这道弯弯的弧线，宛如天边那钩月牙。月牙湾这名字，想来就是这么来的，潮水做的文章，又温柔，又妥帖。

九重山是岛上的制高点，余脉笔架山尤其有意思：三座主峰并排立着，活脱脱一座天然的笔架。多少年了，潮水来了又走，走了又来，这片月牙形的海湾，就静静依偎在笔架山脚下。爬上“笔架”往下看，那真叫神来之笔：一弯沙滩嵌在碧海边，金沙、帆影，远处连片的风车田，全收在眼底。山海辽阔，月圆月缺，这湾守着的，哪里只是风景，分明是岛上人家这些年，没能圆上的心愿。

岁月深处，南日岛有一段往事，刻在风浪里，也刻在人的心上。1952年深秋，海上突然起了烽烟，外岛敌军纠集海陆空重兵来袭，占据了海岛三天。那三天，原本清宁的渔村，变得满目疮痍。一场离别来得太急，岛上许多青壮乡亲被裹挟着上了船，渡过烟波去了台湾。海峡那一湾水，蓝蓝的，浅浅的，却从此隔断了骨肉，隔断了家园。

为了护住海岛、护住乡亲，莆田大地军民同心。上万名民众自发赶来，两天三夜里不分昼夜，硬是从城关到石城码头，抢修出一条50公里的支前通道，给驰援的部队打通了路。可当援军赶到海边，乘船登上海岛，海面上只剩下远去的船影。留给这片沙滩的，是无尽的牵挂，以及漫长的等待。

潮退之后，沙滩上留着那道弯弯的弧线，是大海梦里的轮廓，也是人们心中的缺口。海上的月亮，圆了又缺，缺了又圆；岛上的百姓，一代代望着这片滩涂，望着帆来帆去，守着潮起潮落，盼望月满中天。这一湾碧澄澄的水，装着渔家最朴素也最真挚的心愿：盼分离的亲人重逢，盼人间月儿重圆。

黄昏时分，我从落宿的木兰雅途酒店拾级而下，漫步月牙湾。退潮后的细沙暖融融的，松松的，软软的，像晒透了的棉絮。海湾边，浅海里，白花花的风电机柱，就像校园

港南那弯月

操场做操的学生，成排队队，修长的风叶仿佛招摇的手臂，缓缓地画着圆月般的轨迹，嗡嗡声隐约可闻。沙滩中立着一块黑色标语牌，宛如夜的背景，“有光就有希望”六个镂空大字，不知被海风摩挲了多少回，被潮水浸润了多少遍，笔画依旧端方，字里行间透出这片海湾独有的活力。

视角不同，标牌也跟着变换性情。平着远眺，那几个字清澈通透，衬着蔚蓝远海；俯身细看，文字落在暖黄的沙滩上，质朴里透着一股温柔；待到夕阳垂向海平面，余晖漫洒开来，整行字便泛起金光，熠熠生辉，像藏在山海间的希望显了形，温柔地招呼人循着希望往前走。落日余晖把整片沙滩照得暖洋洋的。

标牌旁边，坐着一位渔家女子。穿素色短袖衫，赤着双脚，脚踝半埋在暖沙里，身边放着赶海的白塑料桶和明黄色收纳袋。她手里捏着手机，却迟迟不按快门，只是抬着头，凝望海天，默默地出神。我没有去猜她在想什么。海边长大的人，有时就是要面对大海坐一会儿：海峡，祖先，往事，亲情，或者一趟没有归期的船，都会在这凝望里，如涨潮那样涌起，又如退潮那般安静下来。

远近的浅滩上，有浪漫的烟火气。三三两两的游人：有的俯身撬礁石缝里的海蛎，有的举着相机寻找角度，有的张开双臂摆姿拍照，还有的牵着孩童追逐退去的浪花。细碎的笑声飘过来，和阵阵浪涛声混在一起。这是海岛最平和的样子。

港南村依偎在月牙湾畔。海风一吹，几百年前的旧事浮上心头。

古时候，海岛常遭海寇侵扰，那位名震平海湾的女英雄，便是明嘉靖年间港南村土生土长的渔家女，族谱里只留下乳名阿妹，连生卒年都和潮水融在了一起。她从小跟着父亲驾船耕海，对这片海域的水文了如指掌，哪片暗礁藏在浪下，哪条水道能借潮势，她闭着眼都能数得清，乡亲们称她“浪里飞”。

倭寇的残暴激怒了她，她振臂一呼，渔家的女子应声集结，组成巡海突击队。姐妹们趁着夜色突袭倭船，屡次击退来犯之敌。驰援平海卫的那一仗，阿妹驾船横挡敌路，与姐妹们弃桨拼杀，浴血奋战，壮烈殉国。

数百年来风雨流转，女英雄的凛然风骨，化作了平海卫南头尾山丘上那座“师中贞吉”石碑石坊。此处历经450多年岁月的遗迹，也是福建唯一的抗倭女杰遗迹。海风穿过石坊，呼呼作响，那声音听起来，真像当年姐妹们拼杀时

□陈建平

的呐喊，又像是乡亲们站在海边，一声声唤着“阿妹——阿妹——”的无尽追念。古坊长风，与今日望海的身影遥相呼应，一样的温柔，一样的坚韧，扎在这片山海里，也扎在泛黄的岁月中。

晚风吹来，脑海里不由自主地响起渔家歌谣《月牙湾的等待》，浅吟低唱，唱的是海岛人的岁岁相思：

送别之夜，我绣上桃花
泪洒别你的衣裳
埋下贝壳你种下情丝
留在南日岛沙滩
望穿秋水，此时灯火阑珊
我的思念化作沙粒堆积月牙湾
月牙湾呀月牙湾
我的思念
月牙湾呀月牙湾
海鸥展翅飞两岸
我在南日岛，你在日月潭
你我都在月牙湾
月牙湾呀月牙湾
海鸥展翅飞两岸
我在南日岛，你在日月潭
你我都在月牙湾
何日能相见

这首歌谣一唱三叹，是岛上文友许涓写的。她读了书，进了城，当了教师，可骨子里还是渔家女，心里装的还是“南日岛往事”，还是海风、鸥鸟、帆影、浪花、渔村的炊烟。歌词里那句“我在南日岛，你在日月潭”，把绵长的思念化作堆积在月牙湾的沙粒，不仅是对远方亲人的呼唤，更唱出了骨肉同胞跨越海峡的牵挂。

海潮岁岁来去，海滩上的月牙一遍遍显现，又被潮水轻轻抹平。一代代海岛人的期盼和牵挂，落在潮声里，落在晚风中，也落在心头，融在这一湾不离不弃的山海之间。抬眼望去，远处风电机的风叶还在缓缓画着圈，一圈，又一圈，像在数着圆周的归期。

月亮挂在碧海长空，海湾还是那一弯新月。它也升在我心灵的碧空。潮水正一寸寸爬上来，不紧不慢，像要编织那个团圆的海之梦。那些跨越海峡的牵挂、藏在岁月里的思念，随着潮起潮落，生生不息。



一

八月十五中秋到，娘婶子送秋担盘担。
芋头米粉盘中装，复有月饼加猪脚。
家有二老家中宝，爱吃芋蕉米粉炒。
熬熬一岁再一岁，明年日子节节高。

这是一首流传千年的莆仙方言童谣，唱的是莆仙的千年习俗——“送秋”。

中秋节，又称团圆节，是中国传统文化节日，因时间在每年农历八月十五，恰逢三秋之半，故名“中秋”。中秋节始于唐朝初年，盛行于宋朝，至明清时，已成为与春节齐名的中国主要节日之一。

中秋节在莆田也是“孝敬节”，俗称“做秋”。这一天，在莆田农村，家家户户一大早就要祭祀灶神，晚上都要摆宴席吃团圆饭。《兴化府志》中记述，中秋日，出嫁女子于是夜具饮食，馈遭父母，俗呼“佐秋”（莆仙地方方言，意为做秋），是离离娘家较近的女子，备好各式佳肴，与父母一起过中秋的习俗。据《莆田民俗》记载：莆仙民间俗例，在中秋佳节前，凡出嫁女儿要为娘家父母备办中秋礼物，食物类有米粉、猪腿肉等，用品类有鞋帽衣服等，谓之“送秋”。特别是当年刚出嫁的女儿，送秋之礼厚重而讲究，往往以十盘礼物装成盘担，送到娘家孝敬双亲。

二

莆田送秋习俗相传源于宋代。宋治平三年（1066年），时任莆田县主簿黎彭向地方官建议，颁令倡导嫁出去的女儿在中秋节等重要节日备办礼物回娘家孝敬父母，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恩。家庭困难无力备礼的，由官府予以资助，此举衍生出莆田的三节“三送”习俗，送“五日报”“送秋”“送年暝”，合称“出嫁女儿送三节”和“孝亲三节”。这一政令巧妙地将行政干预转化为民俗实践，让冰冷的律法在人间烟火中生根。这种习俗渐渐形成后，生女户切实感受到

送秋

□肖海英

送秋礼俗带给父母的孝敬与温暖，自此，溺女之风渐息，莆田民间重男轻女的陋习在潜移默化之中慢慢消失了，“送秋”的传统也代代相传下来，久而久之就成了莆田中秋独有的民俗。

三

“送秋”仪式在中秋节前，在每年农历八月初一到十五中秋节期间，选一天偶数的日子，当地人认为逢偶即双，称“双日”，尤以初六、初八、初十、十二等双日为吉利日子，民间谓之“送秋吉日”，寓意父母福禄双全，祝福父母成双成对，白头偕老。因此莆仙有“十三、十四，盘来盘去”的民谣。

刚出嫁的女儿首年的“送秋”礼仪最为隆重，须备足厚礼并准备“十盘担”来盛装。“送秋”的礼品大多按照传统礼节备办桂圆、花生、红枣、芋头、米粉、猪脚、板栗、红团等，也有衣物等物品。装礼品的“十盘担”是有讲究的，是状似圆盒子的圆形盘子上，上有盖子，以细篾条编织而成，再加以油漆彩绘，非常精巧雅致，大小有序，从下往上，从大到小依次叠叠，两边各五个，分别用红布袋或红网兜套住后打结，用扁担勾住，就是一副担子，故称为“十盘担”。在莆田重要的民俗中，十盘担占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如嫁娶、做寿、元宵都少不了它的身影。准备好之后，在选定的双日“送秋”。当天，女儿穿上喜庆的红衣裳，头戴红花，挑上“十担盘”；女婿穿上黑蓝色衣服，前挑后随，成双成对回娘家“送秋”。

女儿、女婿踏入娘家门槛时，主人需在门口燃放鞭

炮，表示热烈欢迎。娘家准备点心和午饭招待女儿、女婿。“十担盘”放在厅堂中间，娘家父母打开盘子摆在大桌上，并邀请邻里亲人来观赏，以展示女儿对父母的一片孝心。娘家人会预先准备好糖果、饼干、甘蔗等食品，表示甜甜蜜蜜，彼此祝愿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这些食品一部分用于回赠，另一部分分给左邻右舍和同宗的亲朋好友，让大家来共同分享，俗称“分面礼”“分盘底”。盘子里的食物，娘家不能全部收下，否则视为无礼。一般只收下三分之一，最多收到一半，特别是猪脚是不能收的，只能割走猪腿上的一点肉，要把猪脚放回盘子，让女儿女婿挑回家，俗称“发脚”（寓意让女儿女婿带回婆家，继续开枝散叶，子孙昌盛，发家致富，兴旺发达）。父母亲还要回赠两套衣服，一套是给女婿的，另一套是给女儿的。如果娘家的爷爷奶奶健在，女儿还要另外准备服装或是一点食物给他们，以示尊老孝顺，祈祝老人健康长寿。第二年开始，出嫁的女儿备办的送秋礼就不必像第一次那样丰盛，只送猪肉（加猪脚）及米粉，用一对精致的红色漆花篮装满一担送去即可。娘家也就不必准备礼物回赠，以后年年“送秋”也就如此。但是最动人的是终身之约。只要父母在世，此后每年不能间断，纵使女儿鬓染秋霜，甚至已为祖母，仍须年年担秋而归。此俗在莆仙方言中称“栽秋”，犹如在家族血脉中栽种常青的孝道之树。

四

随着时代的变迁、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和现代生活节奏的不断加快，许多传统民俗渐渐地简化或被遗忘，“送秋”这一承载着深厚孝道文化的习俗也面临着新的挑战 and 变化。如今，红衣女儿行走在乡间阡陌，肩挑十担盘“送秋”奉亲的画面，已然凝固成莆田记忆中温暖的画面。

水调歌头·月满同舟（外一首）

□吴玉忠

皓魄碾天末，沧溟夜潮平。清辉遍洒，湄港樯火缀繁星。谁解尘途奔走，岂为锱铢微利，灯火伴深更。夙夜抱兢惕，圆缺见真情。
狂飙骤，洪涛涌，雨倾城。阗阗荡析，争把余力补天倾。莫道商途重利，到此倾囊恐后，肝胆照分明。愿借今宵月，长照海波宁。

永遇乐·木兰溪晚泊

流贯西东，洋分南北，涛诉千古。茗果浮香，禾蔬碧玉，鱼米繁生处。桑麻三熟，洪灾屡撼，泽岂刚强乡土。问兰溪，滔滔何往，几人勤耒来路？
名邦屈指，甘臣登相，甲第千余谁踵。机杼喧风，海滨邹鲁，谁媲林公侶？地灵恒续，文光迭耀，群彦麀薪相赴。泊时久，潮生襟袖，浪来唤汝。

秋过山村三首

□林如峰

车如流水太匆匆，到眼山名路已通。
最爱过霜青未了，朝阳一抹树梢红。

乍熟村醪香扑衣，亭皋鸟啄鸭初肥。
田家三五轻烟里，一树垂杨一酒旗。

禾接莱溪连社圃，耨耕人语接初停。
尘劳小觉归耕乐，爱看平畴每每青。

秀屿港(外一首)

□林如月

风匀深静色，云卷晓寒轻。
舸舰浮烟海，正期千里行。

港口晚照

一水平如镜，横舟掩夕晖。
桃源迷往返，鸥逐白云飞。

芋头炒米粉

□林秀莲

“四角四角方，稻草捆腰间”，这首谜语童谣是几代莆田人的美食记忆，它的谜底就是“兴化米粉”，也是莆田十大城市名片之一。

据《兴化烹调》记载：相传在北宋熙宁年间，兴化军知军黎畛在协助钱四娘修筑木兰陂时，请来故里广东博罗县浚月村的师傅，利用莆田优质大米，研制米粉。这种世界上最早的方便食品解决了大批修陂民工的用餐问题，并很快在莆田流传。

米粉制作包括选米、浸泡、磨浆、蒸熟、压丝、晒干等十道工序，选用上等黄尖米或杂交晚稻，色泽微黄或洁白，条条匀细如丝，或煮或炒方法多种多样。其中豆浆米粉，鲜美的米粉散发着豆浆的醇香，成为人们喜欢的早点。另一种葱头米粉，用花生油炒制葱头、姜片、豆豉而成的“三合汤”中加入米粉，是一剂治疗感冒的民间配方。而芋头炒米粉则是配料最丰富的一种煮法，也是每年中秋家家户户必炒的一道美食：莆田本地话“芋”和“熬”两者谐音，寓意在困境中熬一熬就过去了，炒米粉雅称“炒银丝”，寓意头发如米粉一样白，健康长寿。

首先，把芋头切丝煎熟备用，爆香葱白并舀出一碗葱油备用。接着放入适量油倒入五花肉煸炒出油，继而放进切丝的洋葱、姜末爆香，再倒入已泡软切成丝的香菇、胡萝卜以及虾仁、海蛎、包菜，翻炒一会儿，加入适量酱油、蚝油、盐，再次翻炒，加入适量水烧开1分钟后，倒入芋头和切成段的芹菜再次烧开，紧接着放进米粉改小火煮，当米粉把汤汁全部吸进去时，倒入适量葱油轻轻搅拌均匀，这样，一道色香味俱全的“芋头炒米粉”就完美呈现在大家面前了。

小时候，我们四姐妹每次感冒时，母亲就会从瓮中掏出一捆米粉，将其浸没在一大锅翻滚沸腾的地瓜饭里面，一分种后，母亲拎起捆在米粉腰间的那根稻草，把那捆已烫熟的米粉放到一个大海碗里，抽出那根稻草扔掉，又从大锅里舀出一大瓢地瓜汤浇到米粉里，最后往大海碗里滴入几滴花生油、酱油，搅拌均匀后递给我们，满眼宠爱地对我们说：“囡仔，赶紧趁热吃掉！”在少鱼少肉的贫困年代，那捆最简单的母亲自创的“地瓜汤烫米粉”，让我们补补感冒时虚弱的身体，我们感觉鲜美无比，吃完后浑身有力，满脸泛着红晕。母亲坐在旁边默默地看着我们，两眼里有泪花闪烁。

每年中秋一大早，母亲就会扛着锄头挎着竹筐，到地里挖芋头。田野的风吹过，吹来了阵阵泥土的气息和芋头特有的芳香。很快，母亲就挖好了一筐芋头，我摘下了芋头叶子罩在头上，跟着母亲迎着初升的太阳欣欣然回家去。

我们姐妹几个给芋头刮皮，母亲忙着洗锅洗灶台准备柴火，父亲蹲在门槛上抽烟。准备好后，母亲把芋头皮放进火里烧热，我们把手放在火堆上方烘烘，这样因刮芋头引起的手痒很快就好了。母亲将芋头洗净切丝，又从瓮中掏出几捆米粉，数了数瓮中的米粉，停顿了几秒，又拿出一捆。大姐已把灶膛烧得亮堂堂……在物资匮乏年代，芋头炒米粉的配料简单，但一家人仍吃得热火朝天。

母亲有时会偷偷把地瓜切成细如米粉的丝一起炒，可是这怎么可能瞒得过父亲呢？性格耿直的父亲每次都会发脾气：“哪有炒米粉加地瓜丝的？”“地瓜丝也很清甜，你没看见孩子们吃得有多欢？”母亲每次都坚持自己的意见，父亲每次都是一声长长的叹息。

在贫困年代，有千千万万的母亲如同我的母亲一般，在“芋芋又一年”的困顿中，极尽巧思妙想，竭尽全力给孩子们一个温暖的家。